



时代书局



# 绿旗袍

GREEN  
CHEONGSAM

臧小凡®

一场战争与三个女人  
历经的爱恨情仇

## 战争 | 国家 | 女性

大时代背景演绎“三个女人的抗战”

### 旗袍上究竟隐藏了多少国家机密？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 绿旗袍

GREEN  
CHEONGSAM

臧小凡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绿旗袍 / 臧小凡著.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5.7

ISBN 978-7-5699-0372-0

I. ①绿… II. ①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0135 号

## 绿旗袍

著 者 | 臧小凡

出 版 人 | 杨红卫

选题策划 | 田晓辰

特约监制 | 曾 丽

责任编辑 | 梁 静

装帧设计 | 蔡小波 王艾迪

责任印制 | 刘 银 馨 敬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0316-365658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10×1000mm 1/16

印 张 | 23

字 数 | 389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0372-0

定 价 |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给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为国捐躯的英烈们

## 引子

南京。朝天宫地下 12 米。

老人的脸苍白如纸，眼皮皱得像两颗破裂的核桃，紧紧扣住浑浊的眼珠。几根发白的眉毛倔强地支出去，颤抖着，仿佛能碰触到身边的男孩。

“我怕……”男孩胆怯地说了一句，抱着肩膀，眼睛溢满惊恐的光。他大概八九岁的样子，枯瘦如柴，脖子又细又长，像截甘蔗。他想让自己离老人远点，但不行，不能再远了，背后是墙。

远处传来隆隆炮声，挂在头顶上的马灯微微摇晃起来，桌前八个人的脸忽明忽暗，他们每个人的面前放着一碗浑黑的毒药。

“从第一天你们来到这儿，我就声明，”老人咳嗽一声，颤颤巍巍说，“我们将用生命保守这个秘密。你们答应过的。”

“我怕……”男孩带着哭腔，用乞求的眼光盯着老人。

老人挥了挥手，口气中带着恼怒，“听着，孩子，我现在以及以前说过的每句话都很重要，很重要，你必须用耳朵听，听进心里，记在心里。”

“记住了……记住了……”男孩胆怯地应着，声音越来越小。

“……国难当头，”老人环顾四周，提高嗓门，“达官贵人都在撤离，南京所有的交通工具都被占用了。是的，命比金贵，谁也顾不上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文化遗产……”老人回头看了看角落里那扇暗门，“它们只能留在这儿，留在这儿，我们守……”老人停顿了一下，“……死守。”最后这两个字他特意加重语气，好让其他几个人明白他们人生的终点在哪儿。

他们明白，身体摇晃着，脸色难看，但没有一个人吭声，他们知道，吭也没用，这所秘密地库犹如死牢，谁也跑不了。

“饿死的过程是这样的，”老人捋了捋头发，把雪白的一撮别在耳后，挺直腰，舒了一口气，“先消耗肝脏中的肝糖原，两天后肝糖原消耗完毕，轮到体内

储存的脂肪。此时，脂肪分解成脂肪酸和甘油经过人体的呼吸产生能量维持生命，所以说，胖子分解的时间肯定比瘦子长，比如你……”老人向一个身材肥硕的中年人望去，后者像当年情窦初开听到谈论女人身体那样，低下头，腼腆地笑了。

“我怕……呜呜……”男孩轻轻哭出声来。

老人继续说：“……当脂肪全部消耗完，胖子瘦了下来，最后轮到消耗身体内的蛋白质，人体自身的组织蛋白。什么肌肉啦、内脏啦，或者头发、指甲，这些东西都是由蛋白质组成的。这时，眩晕，烦躁，乏力，意识障碍，四肢浮肿相继出现，最后急速消瘦，直至……”老人环顾四周，说出了那两个恐怖的字，“……死亡。”

有人开始打嗝，大口喘着粗气，而刚才那个胖子则继续腼腆地笑着。

“成年人一般能坚持7到10天，小孩短些……”说这话的时候，老人并没有理会男孩正在抽泣，“而老年人，新陈代谢比较缓慢，加上对饥饿的耐受力比较好，所以，时间会更长些。我说的是我。也就是说，我将看着你们一个一个死去，直到变成一具具颜色发黑的尸体……这个过程让我很难过，我不想那样，所以……”老人又停顿一下，“我们一起离开，这样最好，谁都不必忍受饥饿带来的痛苦。”

“必须这样吗？”有人小声问。

老人顺着声音望去，坚定地地点了点头，嗓音更加干涩，“没有人能忍受酷刑而不松口，再坚强的意志也不行，他们会扒你的皮，抽你的筋，他们会用碾刑，水刑，火刑，想方设法从你们的嘴里撬出这里的秘密。请原谅，我相信唯一能守住秘密的方式，就是死亡。”

那人叹了口气，垂下头，说：“明白了。”

“这所秘密地库耗费了你们整整三个月时间，从设计到施工到搬运，你们见的最多的是几盏昏暗的马灯，还有……”老人用手拽了拽男孩的衣袖，男孩不哭了，“这个每天来往地下和地面的孩子。只有他，能给这里带来一点阳光的气息。除此之外，你们跟霉味、汗臭为伴，痛不欲生，但你们没有一个人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没有退缩，没有放弃。现在……这一切都将结束。”

头顶上传来几声闷闷的炮响。

男孩停止哭泣，皱着眉，盯着这张苍老的嘴唇缓慢地翻动着，他边听，边用眼角瞥了瞥桌前的其他六个人。他们表情虔诚、坚定，眼睛里闪着光。

“共有110箱29016册唐宋元明孤本珍本藏在这里，这些珍贵的典籍没有故

宫文物那样的好运，它们太多，太杂，太重，不可能跟文物珍品一起转移到内地，只能永远留在这儿。留在这儿也好，我们将用生命保护它。记住，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战争，是日本人毁我中华，将几万万炎黄子孙置于死地的战争。我们不能像前方的将士那样浴血奋战，唯有生命可以证明……”老人眼角湿润，鼻翼翕动，胡须颤抖着，声音哽塞，“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老人点燃了桌上的几炷香。桌前的人都站了起来，端起碗，眼睛放着光，被马灯映照得忽明忽暗的脸望着彼此，他们知道，生命的最后一刻马上到了。

男孩用几根纤细的手指端起那碗毒药。碗有些大，在他手里显得异常笨重，摇摇晃晃的，好像随时从他手里滑出。男孩嚅动嘴唇，想最后一次央求老人让自己活下来，但老人没有理会怯场的孙子，他把毒药举过头顶，铿锵有力地说：“我们以毒当酒，以命祭拜我族！”

“以毒当酒，祭拜我族！”众人大声附和着。

“不负祖先，不负子孙，不负山河！”

“不负祖先，不负子孙，不负山河！”

最后几个字加入了一些稚嫩的声音，那是男孩发出的。他已经从胆怯走出，目不转睛地盯着老人。

老人毫不犹豫，一饮而尽。众人互相望了一眼，作为最后的告别，随后猛地一仰脖，整齐划一，把那碗苦涩的毒药灌进了自己的喉咙。三个月以前，他们的身份是考古学家，工程师，泥水匠，苦力。现在，他们的身份一样，都是殉葬的英雄，他们用亡魂证明这个伟大民族的坚硬。

有些甜，男孩感觉，像一碗红糖水。当老人一口鲜血喷出扑倒在桌上，当其他人在地下痉挛时，他更加真切地感觉到，他喝的就是一碗普普通通的红糖水。

他突然明白了，只有他活了下来。

我现在以及以前说过的每句话都很重要，你必须用耳朵听，听进心里，记在心里。

爷爷说，送饭的暗道有三处理有像锄头把那样的机关，有一尺长露在外面，另一半在土里，只要把那三个锄把一一拉开，整个地库就会分三次垮塌，永久埋在地下，谁也不会知道。

男孩领悟到爷爷的良苦用心，他给孙子预备了一碗假毒，只是为了表明一视同仁，坚定其他自尽者的决心，他让这棵家族的独苗一个人走出地库，只为了拔

掉那三根致命的锄把。男孩的年龄是最大的盾，他幼稚，瘦弱，像不起眼的灰，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男孩掌握着一个如此重大的机密。

爷爷提到一个人的名字，他记住了，也明白了，他要去找那个人，告诉那人一些重要的事。等日本人被赶走的那一天，他们再回到这里，挖出这里的秘密。

朝天宫是江南地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组宫殿式古建筑群，暗道出口在这片建筑群后面一座荒草丛生的古墓下，古墓前面有一个木结构亭榭，亭顶黄釉琉璃瓦，亭柱雕有几对腾云驾雾的青龙，刻工精细，栩栩如生。男孩移开墓碑，回身又把墓碑关严，然后抱着肩膀向城里走去。他的眼角挂着泪花。

地下传来轰隆轰隆的闷响，那是地库垮塌的声音。

进入冬季的南京城被寒风肆虐着，把城墙都吹疼了。行人缩着脖子，穿着厚厚的衣服，沿着街边匆匆走着。相比日本人要打过来的消息，天气实在不算什么，没有什么比打仗更让人恐惧的了。上海那边的战事早就传遍南京，人们像被什么东西噎住一样，难以呼吸。

一个慷慨激昂的男人声音从街边一所院子里传了出来，一台破旧的收音机正在播放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自芦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略各省，均有极急剧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

炮声渐近。

这一天是 1937 年 11 月 20 日。



## 上部

### 1.

一半上海人都知道，国泰大戏院旁边那座小洋楼是震旦大学教授沈一冰的私邸，另一半上海人还知道，沈教授有三个如花似玉的闺女。

1938年初夏的一天傍晚，一辆黑色轿车悄悄驶来，停在这座别致的小洋楼前。从轿车上下来一个身材不高的男人，年龄大概有45岁，西装革履，戴着白色礼帽，身板挺直，一撮仁丹胡紧紧地贴在鼻子下面，有腿疾，手上拄着一根齐腰高的拐杖。一起下车的还有一个皮肤白皙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翻译，和三个穿着熨帖的洋服，腰里鼓鼓囊囊插着武器的汉子。

“ここは瀋さんのお宅ですか（这里是沈先生的家吗）？”男人回身问。

“はい（是的）。”年轻翻译上身前倾答道。

男人拄着拐杖，退后几步，仰头看了看这座洋楼，随后做了个手势，翻译上前几步，敲响沈宅大门。

此时，沈教授一家正准备享受一顿丰盛的晚宴。今天是二女儿沈雪22岁生日，沈教授和夫人江水寒特意在“造寸旗袍店”小浦东那里定做了一件绿色旗袍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女儿。沈雪长得不如姐姐沈兰和妹妹沈曼，三姐妹中就她是单眼皮，但这一点不影响她的自信心，她有更加凸凹有致的身材，加上爱美，化妆打扮又在行，所以看上去，她在三姐妹中显得最耀眼。她喜欢旗袍，喜欢那种“微风玉露倾，挪步暗生香”的感觉，所以当父母打开印有“造寸”两个字的丝质盒子时，她的眼睛立刻溢满翡翠般晶莹的水。

“绿旗袍！”她惊呼一声，整个人瞬间被这件漂亮的旗袍攫住，随后便紧紧抱住再也不肯放开。

“傻孩子，快去里屋换上，让我们看看。”妈妈江水寒微笑着催促道。

“对呀，妹妹，快换上吧，我们都好想看呢！”姐姐沈兰随母亲附和着，同时朝小妹沈曼挤了挤眼。姐妹俩心领神会，相视一笑。从小到大，她们俩都喜欢怂恿沈雪臭美，这好似姐妹间一个心照不宣的小话剧，必须上演才能获得心灵上的愉悦。不过，沈雪可不是单纯的戏偶，她不想演别人，只演真实的自己。她承认，小时候曾经嫉妒过姐姐和妹妹，哀叹自己没有她们那样的双眼皮，但随着身体发育膨胀，她渐渐发现，她所拥有的，是每个女人都会嫉妒的。她的乳把该撑大的撑得越来越大，腰把该吸进去的吸得越来越细，最终出落成一个光芒四射的尤物。

沈雪两眼放着光，一扭腰肢，拿着旗袍进了里屋。大家期待着，嘴角溢着笑，谁也不说话，瞧着里屋那扇门，等着主演出场。

餐厅中间是一张檀木圆桌，桌上摆满五颜六色热气腾腾的菜肴，是女仆度阿姨的杰作。度阿姨名叫度蓝苹，老家在浙江江山乡下，刚来沈家半年，40多岁，皮肤白皙，微微有些发胖，眼睛乌黑透亮，像两颗灵活的算盘珠。她制作的青鱼秃肺、腌川红烧圈子、生煊草头、鸡骨酱、四鲜白菜墩、蜜枣扒山药，很有烹饪大厨的风采，尤其蟹肉大排翅这道菜，盆中摆上蟹钳肉，芡汁浇在鱼翅上，然后放上大红浙醋、香菜、银芽，那软糯腴润，汤汁鲜美的味道，彻底让沈家折服了。

沈教授的小女儿沈曼刚满20岁，但看上去仍然稚气未脱。她梳着两根短短的辫子，用红头绳拴着，脑袋拨浪鼓一样摆动着，像一只青涩的羚羊。趁二姐沈雪去换旗袍的工夫，她悄悄咽了咽口水，低声对大姐沈兰说：“馋死了……”

沈兰抓住妹妹的衣角拽了拽，让她别出声，毕竟今天是沈雪的生日，人家是主角。沈曼吐了一下舌头，俏皮地缩了缩肩膀，没再说话。

沈雪没耽误多少时间，很快，像变魔术一样把自己呈现在全家人面前了。沈兰和沈曼本想压抑住自己的惊呼，但嗓子实在不听话，包括沈一冰和江水寒，女仆度蓝苹，都被沈雪的漂亮惊呆了。无法单纯用一个“美”字来形容她，任何词汇都无法准确概括沈雪，那件绿色旗袍把她变成了另外一个姑娘，一个肌肤如玉，能震慑住所有骄傲女人的妖精。

沈雪看到全家人无法捉摸的表情，问：“怎么？不漂亮吗？”

“漂亮，漂亮……”沈教授带头鼓起掌来，随即全家人把掌声送给了她。沈雪笑了，她知道，今晚，她可以惊艳全上海。

“其实，”夫人江水寒站起身，跟教授对视，莞尔，“我们还准备了另外两份礼物。”

“也是送我的吗？”沈雪惊问。

“不，”教授说，“是送给你姐姐和妹妹的。”

“我们？”沈兰和沈曼异口同声，眼睛里放出异样的光彩。

教授点了点头，说：“是的，去年沈兰和沈曼过生日的时候我正好不在上海，我想趁今天沈雪过生日给你们姐俩补上。这次，我和你妈妈一共定做了三件旗袍。”

“三件旗袍？”姐妹三个的眼睛都瞪大了。

“对，三件，都是在‘造寸’定做的。”教授说着，变戏法一样从桌子底下拿出两个丝质盒子，分别递给了沈兰和小女儿沈曼。沈兰和沈曼迫不及待打开盒子，顿时，一道红光和白光从盒中射出，罩住了两张兴奋的脸。沈兰的旗袍是大红的，而沈曼则是纯净的白色，加上沈雪的绿，姐妹三个的旗袍构成红、绿、白三种颜色，看上去各有各的漂亮，又各有各的味道。

“快去换来让我们看看！”母亲江水寒拢了拢头发，笑眯眯地催促道。

沈兰和沈曼没等母亲话音落下，早就迫不及待朝里屋奔去。她们从来不知道姐妹间可以争芳斗艳，但此刻，这种想法却不由自主从心底油然而生，她们想让自己的身体裹进旗袍，用自己的颜色压倒对方的颜色，用自己的美丽替代对方的美丽。

须臾，沈兰和沈曼穿着旗袍走了出来，她们和沈雪站成一排，准备接受父母和度阿姨的检阅。她们略显局促地站在那儿，笑吟吟的，嘴角翘着，心里揣着浅浅的忐忑，眼睛探索着，想尽快从父母和度阿姨眼里看出孰优孰劣来。不过，她们很快就打消了这种想法，因为她们突然发现，自己胸前绣的花跟姐妹们都不一样，仔细一对比，每件旗袍款式也都略有不同。沈兰红色的旗袍上绣的是一朵白色的玉兰花，沈雪绿色旗袍绣的是一棵枝叶繁茂的雪松，而沈曼胸前绣的则是一种淡紫色的花。三姐妹都不认识这朵花到底叫什么。

“是曼陀罗。”沈教授解释说。

“哦，懂了，我的是玉兰花，”沈兰说，“沈雪的是雪松，而小妹的是曼陀罗，三件旗袍的图案都取自各自的名字，对吧？”

“是的，”教授说，“而旗袍款式也是根据你们的年龄量身打造的，虽然旗袍款式近几年有些变化，但也仅仅局限于领口和袖口，有一些细微的不同，就像你们的年龄，但是不了解旗袍的人是无法用肉眼分辨的，就像外人很难分辨你们相差多少岁一样。”

“其实区别不大的，不大的，”夫人江水寒打着圆场，“你们三个在妈妈眼

里就是三朵美丽的鲜花……”

“来，女儿们，都入座吧，尝尝你们的度阿姨精湛的手艺。”教授挥着手，招呼着家人。

突然，外面传来一阵“嘭嘭嘭……”的敲门声，大家一下子愣在那儿，都担心听错，侧着耳朵再次听，“嘭嘭嘭……”声音再次响起，没错，是敲门声。房间里瞬间安静了，刚才的热闹一下子不见了，每个人的脸色都变得不好看起来。兵荒马乱，上海人基本都躲在家里，不会到处串门。谁会在这个时候登门造访呢？不速之客仿佛不祥之兆，把三件漂亮旗袍给全家人带来的兴奋冲得七零八落。

沈教授脸色一沉，对女仆说：“去外面看看，如果不是什么重要的客人，可以婉拒。”他不想让不相干的人打扰女儿的生日晚宴。

度蓝莘本来想让教授一家夸赞一下自己的厨艺，没想到被一阵突兀的敲门声打断，一肚子不愿意。她急匆匆来到门口，顺着门缝朝外一看，见是几个陌生男人，而且还低声叽里咕噜说着日本话，心里顿时一惊，忙回身朝屋里跑来。她的表情告诉教授，来者不善。

“是日本人。”她说，口吻中带着紧张。

沈教授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去年持续三个月，中日双方投入约80万军人的淞沪大会战，让这座城市对日本人充满仇恨。到处是被日军炮击后的残垣断壁，以及倒在街头的发臭的尸体，这场战事把两个一衣带水的民族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沈一冰对夫人说：“你带孩子到厨房去，暂时躲避一下，没有我发话，不许出来。”

江水寒连忙招呼沈兰、沈雪和沈曼，母女四人进了厨房。沈一冰整了整领口，面色严峻地对度蓝莘说：“让他们到客厅等我！”

度蓝莘走出去开了门，把留着仁丹胡的日本人一行带到了客厅，然后便退了出去。5分钟后，沈一冰身着笔挺洋服出现在客厅，拄着拐杖的那个日本人立即从椅子上站起来，满脸堆笑，迎着沈一冰毕恭毕敬地说：“沈教授，久仰，久仰，鄙人浅野真人，贸然前来拜访，敬请教授见谅。”浅野的中国话说得非常地道。

见对方这么客气，沈教授不好冷眼相对，表面上的应付还是要装出来的。他嘴角咧了咧，示意浅野坐回座位，然后冲客厅外叫道：“来人啊！”

女仆度蓝莘应声进来，“教授叫我吗？”

“客人来了，怎么不沏茶招待呢？”沈一冰假意埋怨着女仆。

“教授，家里没有现成的开水，正在炉子上烧呢，很快就会好的。”度蓝苹满脸“歉意”再次退了出去。

纯属面子上的假戏演得差不多了，沈一冰准备把话题引到正题上来，他直视浅野，朗声问道：“请问各位，有何贵干？”

沈一冰之所以说“各位”，第一是因为浅野身边那几个人，都不由自主站在浅野身后，紧紧挨着。其实客厅很大，再来20个人也装得下，而他们却挤成一团，眼睛里充满戒备与警惕，非常好笑。他们有那么强大的炮火，杀人如麻，现在却噤若寒蝉，忌惮他这个普通的大学教授。第二呢，沈教授是想把浅野跟他们“各位”混在一起，以表示对这个所谓头目的蔑视。

浅野不愧为“中国通”，他能听出沈教授在称谓上的故意，脸色顿时暗了下去，但马上又泛出光来。他绽开笑容，说：“呵呵，教授一定知道日本是一个对中国文化极度崇拜的民族，日本列岛原与东亚大陆山水相连，是大陆突出在太平洋上的一个半岛。大约一万两千年前，由于地球的一次剧烈变动，日本和大陆完全分离。据浅野所知，世界上最早用文字把日本历史记载下来的就是中国，比如战国时代的《山海经》，就有关于日本的记载。其后，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又记载了徐福携童男童女入海求仙、东渡日本的史事，至今日本仍供奉着祭祀徐福的神庙，每50年大祭一次……”

“浅野先生，你说这段历史的意思是……”沈教授有些不耐烦，他非常不愿意在给自己女儿过生日的夜晚，闯进来一个莫名其妙的日本人给他上日本历史课。

“中国是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诚信一向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美德，‘人无信而不立’嘛，浅野也把这句话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

沈教授嘴角一翘，说：“沈一冰也是。”他心里最讨厌把自己的名字作为第一人称的人，这样的人往往自大，自恋，目中无人。浅野一口一个“浅野”，教授的心不免烦躁，所以马上用自己的名字顶了回去。

浅野似乎不在意沈教授的反击，他抬起手，节奏缓慢地鼓起掌来，“太好了，太好了，”他把声调越提越高，“东渡曾经给日本带来中国发达的文化，以及水稻栽培、养蚕、制陶、冶铁技术，也带去了儒家思想、道教和佛教，加速了日本向文明社会的发展。我们是血浓于水的友好邻邦，应该携手建立东亚共荣圈，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兵戎相见。教授，你知道吗？目睹日中兵戎相见，尸横遍野，浅野的心在滴血啊！”浅野用力捂着自己的胸口，好像能堵住血一样。

“沈一冰真的不太习惯看谁表演，”沈教授毫不客气地说，“对舞台戏剧没

有兴趣，任何人在沈一冰面前表现出不符合气氛的喜怒哀乐，沈一冰都会产生强烈的反感。你刚才说得对，‘人无信而不立’，那么好，撇开浮于表面的虚伪，展现出你的最大诚信，也就是我们中国人俗语说的，打开天窗说亮话，谁也别绕弯子。说吧，有什么事？”

浅野一愣，随即笑了起来，他向沈教授竖起大拇指，说：“教授的性格浅野非常喜欢，任何形式的绕弯子都是对对方的最大不尊重。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浅野效力于‘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

沈一冰的眉头皱了起来，他实在受不了“浅野”了，他感觉越反击，浅野越来劲。

“……专门负责中国古代典籍的收缴与转运。”

“收缴与转运？”沈教授问。

“对，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中国文化，让璀璨的古代文明不至于毁于战火，所以我们……”浅野停顿了一下，“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们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收藏。”

“理由呢？”沈一冰压抑着自己的愤怒问。

“是这样的，”浅野摸了摸仁丹胡，“大日本帝国成立了一些专门的机构，以促成与中国在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的交流和合作，比如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比如东亚同文书院，比如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包括鄙人效力的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

“理由呢？”沈一冰两眼放出光来，一下子提高了嗓门。

浅野低声咳了一声，好像对沈教授的嗓音不太满意，他的嘴角仍然挂着笑，语调缓慢地说：“为了东亚共荣。”

沈一冰一脸厌恶，毫不客气地顶了浅野一句：“请问，街上那些平民尸体也是东亚共荣的一部分吧？”

“这……这……”浅野一时语噎，“沈教授，老实说，军事上……嗯，浅野不太懂，浅野只能告诉你，‘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跟军事毫不沾边，它只是一个文化机构。”

“不劳你们日本人操这份心，”沈教授双手一摊，“我们中国人的古代典籍，应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收藏，即使战火纷飞，偌大一个中国，不会找不到一个外人永远找不到的藏匿地点吧？”沈教授的口吻带着嘲讽。

本来满脸堆笑的浅野，脸皮一耷拉，嘴角从两边掉了下去。显然，他不太喜欢沈一冰刚才的口吻，他想发作，但马上又把嘴角扬了上去，他知道，还不到翻

脸的时候。

“沈教授去年去过南京吧？”浅野不动声色地问。

“是的，去过。”沈一冰镇定自若。

“参加了南京朝天宫的古籍藏匿与转运……”

“是的，参加过，”沈一冰语调平缓，“没什么好隐瞒的，为了保护古老而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至于毁于战火，我们当然要采取一些保护措施。作为震旦大学历史系一名教授，我义不容辞参与其中，难道不应该吗？”

“应该，应该……”浅野点着头，“但是，据浅野所知，这不是国家行为，而是民间自发的秘密行动，对吧？”

“如果我不承认，你也不会相信，贵国的特务机关早就把我去南京的事调查清楚了，否则你也不会出现在我家里。”

“嘿嘿，”浅野脸色稍变，冷冷地说，“这么说，你肯定知道这批古籍的下落，也就是说，你知道古籍藏匿地点，是不是？”

“是的，知道。”沈一冰答道。

“告诉浅野，它们藏在哪儿？”浅野前倾上身，眼睛紧紧盯着沈一冰。

沈教授抿着嘴笑了，说：“你刚才提到我们中国人一句古话：‘人无信而不立’，我准备‘立’一下，如实相告。”

“愿闻其详。”浅野弓着上身，拄着拐杖的胳膊微微颤抖起来。

“一共分三个方向：北路，7287箱，经郑州运往宝鸡，宝鸡被轰炸后，又翻越秦岭至汉中，我们计划最后的隐匿地点应该在四川峨眉县大佛寺。中路，9331箱，经水路途经武昌运往重庆，分存在地点不同的7个仓库。而南路，共有80多箱，乘招商局建国轮水路转陆路运至长沙，存于岳麓山爱晚亭一个秘密山洞。之后不久，又几番周折转到贵阳，为什么呢？因为贵国飞机在长沙友好地扔下炸弹，从东瓜山、小吴门火车站及经武门、兴汉门一带，所有的商店及居民住房都被炸得无一完整，墙倾屋塌，残肢断体，死尸累累，伤者呻吟，亲人哀哭，好一幅东亚共荣的图画啊！”沈教授的眼里浸出泪花。

“八嘎！”浅野勃然大怒，“混淆视听，张冠李戴。沈教授，大日本帝国的情报机关不是吃素的，你不要把浅野当成一个孤陋寡闻的村夫，你刚才所描述的实乃故宫文物，共13427箱又64包。其中，书画9000余幅，瓷器7000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玉器无数，文献3773箱，包括皇史宬和内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档案，以及非常珍贵的《四库全书》各种善本、刻本，还有在中国发现

最早的印刷品《陀罗尼经》五代刻本。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历程最长的文物大迁徙，堪称世界文物运输史上的一个奇迹。不知道浅野说得对不对？”

“对，非常正确，”沈教授嘴角上翘，“贵国的情报机关，以及阁下的记性和专业知识实在令人佩服，这也是我如实告知三路文物藏匿地点的原因……”

“什么意思？”浅野的双眼开始冒火。

“地点和数量你如数家珍，好像是你们家的桌椅板凳一样，既然如此，大日本帝国应该去四川峨眉县大佛寺，或者去重庆，或者去贵阳寻找这些珍贵的文物文献孤本善本，而不是在上海为难我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

“你……”浅野“腾”地站了起来。

“怎么？没本事去中国西部吗？应该不会吧？有飞机大炮开路，怎么会去不了呢？整个亚洲你们都想共荣，怎么就不能去四川贵阳呢？这不符合你们大和民族的性格。告诉你，四川的峨眉山，风景非常秀美……”

“请你不要在浅野面前装糊涂，浅野没有问你故宫文物，”浅野真人咆哮起来，“浅野问的是南京朝天宫地下的一个秘密地库。据悉，地库里藏有大量的唐宋元明孤本和珍本，非常令人向往。你只需要如实告诉浅野，朝天宫地库在哪里？怎样才能找到它的秘密入口？”

沈教授一个字一个字崩出来：“无、可、奉、告！”

浅野身后三个满脸横肉的家伙从腰里掏出了手枪。

“沈教授，那就跟我们走一趟吧！只要你的肉体允许，你将有机会对审讯室的人说一万次‘无可奉告’，一万次！”浅野气急败坏，用拐杖使劲踩着地板。

“参加古籍转运的时候，”沈教授镇定自若地说，“本教授就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我不会对贵国的刑具吃惊，都是中国古代玩剩下的，不新鲜。烦请各位把枪收好，一个普通教授，手无寸铁，没必要拿武器吓唬。请带路吧！”

## 2

沈雪“啊”的一声，夫人江水寒想捂住女儿的嘴已经来不及了。不能怪沈雪，她无法控制自己的嗓子，听到父亲要被日本人带走，她本能地想冲出去阻挡。江水寒知道，丈夫一走，就基本意味着诀别。她当然不想让丈夫离开自己，她想冲



出去拼命拉住丈夫，但是她更知道，让日本人看到厨房还藏着三个女儿，便意味着沈家将从上海消失，一个不剩。日本人令人发指的兽行，早就通过报纸广播传遍全国。江水寒的泪水夺眶而出，抑制不住，像决堤一样。不能再犹豫了，必须让三个女儿离开。她拉着她们朝后院走去，慌忙中“刺啦”一声，回头一看，见是沈雪的绿旗袍被炉角刮开了一个大口子。顾不得这么多了，命比旗袍重要，她表情严肃地命令道：“快，快走！”

空气似乎凝固成一团纸，塞进她们的嘴，让她们喘不过气来。她们紧紧闭着嘴，跟着母亲，迅速朝后院跑去。

沈宅后院种着各种各样的花卉，错综交错的枝蔓把靠近最里面，很少打开的一道铁门遮掩得严严实实。看得出来，门有些年头了，上面生着锈，斑斑驳驳。江水寒拿着同样生锈的钥匙，插进那把笨拙的大锁。她担心稍一使劲，钥匙就会断在锁里，她小心翼翼，悠着劲，尝试着向右一转，还好，那把德国生产的洋锁应声开了。

“听着，孩子们，”江水寒脸色苍白地说，“家里出了大事，现在，你们立即走出这道铁门，各自奔命吧！”

“不不不，”大姐沈兰抓住母亲的衣袖，连连摇头，“妈妈，我们不走，不走！”

泪水再一次从江水寒的眼眶涌出，“孩子们，”她一一凝视着三个女儿，“妈妈要去陪爸爸，他不能没有我。跟爸爸妈妈告别吧，妈妈不想让你们落在日本人手里，你们懂吗？”

“不，”沈雪一下子哭出声来，“我们不想走，我们还想爸爸妈妈给我们每个人过生日呢！”

“傻孩子，”江水寒抚着沈雪的头发，“你们能逃命，就是爸爸妈妈送给你们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她抚摸着最小的女儿沈曼的肩头，“跟着两个姐姐，听她们的话，也许我们这辈子还能见面。记住，你们要保护好爸爸妈妈给你们定做的旗袍，我们还想看看你们穿上的样子，多漂亮啊！别太担心爸爸妈妈，老天爷会安排好一切的。”

三个姐妹拉着母亲不舍离去，然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告诉江水寒，不能再等了。她一把将三个女儿推出铁门，然后关门，上锁，等身后那三个满脸横肉的汉子抓住她的肩膀时，她已经把锈迹斑斑的钥匙咬在了嘴里。

“口を開けろ（张开嘴）！”一个长着一排大龅牙的人用拇指和食指捏着江水寒的下巴声嘶力竭地吼道。